



待嫁新娘正梳妆。

姐姐的哭嫁

文/图 子古

“荷尽已无擎雨盖，菊残犹有傲霜枝。”飞扬的树叶，略带寒意的冷风正拉开冬的序曲。阿莫妞妞的嫁妆在母亲怀里，甚是整洁、耀眼、明亮，只是妞妞的内心像这冬的序曲一样，起伏不定，错综复杂。

自妞妞戴上银耳环，穿上三色褶裙的那个黑夜过后。一位穿着盛装的老人老远来家做客，他彬彬有礼，毕恭毕敬席坐于三锅庄的上方，恭维地言吐他乡荞麦颗粒壮如石，邻里和睦犹如亲……如此之类的豪言壮语。阿莫听后倒过一杯浓烈的酒装在木制的杯里，小心翼翼地递给那位陌生的客人，她严肃的外表始终没有遮住脸上露出的笑容。来者都是客，阿达杀了那窝猪崽里最肥壮的那只，然后和那位陌生人聊的甚是欢乐，只是他们聊的内容妞妞听不懂，也不愿听懂。

那个陌生人走后，溪水开始变得温柔，野风也不再顽皮，身边的亲人不再悠闲。只是妞妞变得沉默，泪水不断打湿她的眼眶。

凌晨，长兄外出砍柴的脚步声打断了月亮与鸡鸣的约会，最后与月光消失在冷风瑟瑟的黑夜。阿莫蒸煮出的荞麦与玉米香惊醒了熟睡的妞妞，火塘里飞出的烟火再次熏出了她的泪，妞妞开始沉默，与睡梦里的那个灵魂不再长相厮守。

午后的阳光好像没有顶住这个冬季的温度，阿达坐在一个黑色石头，点燃烟杆里的烟，深吸一口，然后拿出那坨收藏已久的银子，银子的外面裹着一套浅黑色的岁月服饰，与阿达的背影和烟的味道一同消失在县城的方向。

深夜，妹妹手里三色针线的绣花声划破了油灯下的寂静，更是扰乱妞妞的梦乡。忙过了一天的亲人，此刻都深沉地躺下，妞妞听了，心像是妹妹手中针的刺穿，最后在泪痕里睡去。

那几个夜晚，亲人、朋友都聚在火塘边，喝着玉米酒，醉了，就开始狂舞，或者歌唱。是悲是喜，只有妞妞的歌声才能听出，只有妞妞的眼眶才能说明。

就在那个凌晨，妹妹给她穿上绣出的嫁衣，阿达给她戴上新铸的银饰，阿莫给她盖上刚织的头帕。在亲人的哭嫁歌声里，妞妞被背出了那片乡土，那片她时刻牵挂的乡土，与泪和思念一起。从此，绵延的山脉，细流的长河成了妞妞哭诉的唯一伴侣。

在这个烈日下留有残雪的冬季，一排大雁从妞妞的头顶飞过，她用泪水系上长长的思念，托付大雁给山那边故乡的亲人送去自己的安好。



新娘坐在新郎家门外的田埂上。



送亲路上的伴娘。



新娘的头帕。